



黄桃罐头黄连水

□ 玉才

最近气温骤降,毫无防备的身体被冷气成功“袭击”。下午3点,伏案写作的我突然打了个冷战,心想:“坏了,这怕是又要感冒了。”

果然,到了晚7点,四肢无力,腰背有了酸痛感。原以为这感冒程度也就如此了,谁料身体又很快报警,整个人仿佛一下钻入了冷窖,于是不得不老老实实地把自己缩进了棉被里。全身颤抖的我看着桌上放置的两瓶黄桃罐头,一时心生涟漪,想起了小时候与感冒做斗争的经历。

那时母亲总会把我塞进被窝,严厉叮嘱我:“晚上绝不能把头伸出来。”这是母亲传授给我的“闷被大法”,本意是要让身体快速出汗,把病毒“闷死”。这法时灵时不灵的,有时到了第二天仍不见好转,母亲便会用中药黄连熬一壶黄连水。

我是极讨厌这东西的,于是朝母亲嘟囔:“妈,不喝黄连

水行不行?”
我母亲严厉地说:“不喝哪行啊?不喝能好起来吗?你给我老老实实地喝。”

我无奈,只得皱着眉头,在肠胃的剧烈翻滚中把黄连水一点一点地挪进嘴里。等喝了一天,我便已能下地。原以为苦日子就要到头了,却不想母亲又把一碗黄连水递给了我。

我像见了鬼似地嚎叫:“妈,我都快好了,我不用喝这玩意儿了!”我妈冷笑:“由着你了?痛快点,早喝早结束。”

我拗不过她,只得磨磨蹭蹭地把碗接了过来。

黄连水喝多了,嘴巴总是苦涩无味。有次一个亲戚来我家串门,手里提了一箱罐头。客人走后,我把罐头箱打开,就见一个个瓶子里挤满了黄澄澄的黄桃。

我兴奋地朝母亲喊:“妈,妈,拿勺子,给我开瓶罐头。”

等黄桃的甜与苦涩的嘴碰撞,仿佛久旱逢甘霖,身体一下受了刺激,我忍不住感

慨:能在生病时吃上黄桃罐头算是人生最幸福的事吧。

这么吃了一次,黄桃罐头的滋味便再也忘却不去。有好几次感冒,我对母亲苦苦哀求:“妈,给我买几瓶黄桃罐头吧,我的嘴太苦了。”

我母亲一个劲儿地摆手:“想什么呢?良药苦口,你给我老老实实地喝黄连水。”

“唉。”我叹了口气。母亲不准我吃罐头,我只能在脑海里回味它的滋味了。

长大后,身上多了些零钱,一旦有了感冒的征兆,便会在超市买上两瓶黄桃罐头。等身体转好,便把两瓶罐头全部撬开,以庆慰身体之苦。

回想过往,黄桃罐头与黄连水就像生活里的苦与乐,一个充实的人生,本该是苦甜交织。只有经历了苦的折磨,才会深切感受到甜的滋味。

冷气持续发力,我的胸膛却涌出一股熊熊烈火。我想:来吧,都来吧,无论病毒如何肆虐,我必将抵抗到底。我渴望在暴雨初歇后,品尝黄桃罐头里的那抹“甘甜”。

的热爱和对我的柔情。

我放慢了脚步,与妻的距离更近了一些,这时才发现,原来路边的风景如此迷人,每一处都藏着生活的诗意。

散步继续,我们遇到一对老年夫妇,男的左腿有点瘸,女的后背有点驼。他们相互搀扶,步伐蹒跚却坚韧;他们走出一道绝美风景线。看着这一幕,我想起了自己与妻的未来,无论岁月如何变迁,愿我们也能像这对老年夫妇一样,手牵手,肩并肩,共同走过每一个春夏秋冬,同担共苦,不离不弃。

这次散步,不仅让我领略了自然之美,更深刻体会到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之美,以及生活中那些不经意间的温馨与感动。

在未来的日子里,无论风雨兼程,我都愿与妻一同前行,用心感受生活中的每一份美好,让爱如这夜色中的河流,悠长而温暖。



散步之美

□ 李志杰

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,夜晚的散步成了我与妻共享宁静的仪式。每当夜幕降临,乡镇的喧嚣逐渐退去,我和妻便踏上那条熟悉的小路,开始我们的夜间漫步。

我的步伐总是坚定而有力,仿佛还带着几分军人时期的雷厉风行,而妻却喜欢慢慢走,走走停停,她的眼中总能发现那些被忽略的美好。

那天晚上,月色如水,我们散步至桥上。我已经走到一半,妻子仍在后面悠悠地晃着,似乎整个世界都随着她的心情慢了下来。

突然,她轻声呼唤我,让我停下脚步,指向桥下。桥上的灯光并不明亮,但足以勾勒出桥下幽深的轮廓,河水在夜色中流淌,如同墨色的绸带,静静地向东延伸。

“你看,那是什么?”妻的声音里带着一丝神秘。我顺着她的手指望去,只见桥下的水面上,两团翠绿的水草紧紧相连,形态奇特,宛如两只面对面的天鹅,脖颈细长,身躯丰满,它们静静地依偎在一起,仿佛在月光下低语,又似在深情对视。

那一刻,我仿佛听到了它们无声的对话,感受到了那份宁静而深远的爱意。我想拿出手机记录下这美好的瞬间,却发现昏暗的光线下,任何电子设备都无法捕捉到这份自然的美。

就在这时,一阵微风吹过,水面泛起了涟漪,那两只“天鹅”随风轻轻摇曳,随后缓缓分开,渐行渐远。我不禁遐想,它们是否也在享受着属于自己的“散步”,在这宁静的夜晚,探索着属于它们的世界。

妻在一旁感慨:“这两只天鹅太美了,比真的天鹅还要美。”我点头赞同,补充道:“是啊,如果是孤零零的一只,可能就少了这份情致和韵味。”妻笑了,那笑容里藏着对生活

幸福的疼痛

□ 夏雪飞

前两天,我因出汗后受风,身上起了成片的小红疙瘩,奇痒无比。去医院一检查,医生说是荨麻疹,开了些药。吃了两天,疙瘩虽消退了,但疼痛之感仍未完全消除。

邻居王叔前年莫名起了疙瘩,起初不疼不痒,发现时已过了两天,双腿呈现出一片对称的红疙瘩。去医院检查后得知是过敏性紫癜。这病反反复复,折磨得王叔不轻。他不敢运动,不敢干活,稍微多走些路,就会渗出一大片红疙瘩。这些疙瘩可不一般,据说是从毛细血管渗出的血丝形成的,严重起来会导致肾衰竭。王叔治了两年才痊愈,他心有余悸地说:“这疙瘩不疼不痒,却能从血管渗出来,真是太可怕了。”王叔还感慨:“老话说,疼痛的疙瘩好治,不疼不痒的疙瘩难治,还真是这个理儿。”我听了,暗自庆幸自己的疙瘩有疼痛之感,至少它在慢慢好转。

我有个从小一起长大的闺蜜,不幸遭遇车祸,所幸并无大碍,只是小腿骨折,在医院接受治疗。我去医院看望她时,她正疼得龇牙咧嘴,不停地叫唤。这时,闺蜜临床病友忧伤的话语传来:“你应该庆幸,疼才有救呢。我现在特别希望我的右腿能有知

觉,知道疼,可它现在一点感觉都没有,医生说要是再没疼痛感,就得截肢了。”说完,那位病友用力捶打着毫无知觉的右腿,痛哭流涕。闺蜜听了,立刻安静下来,不再吭声。

几天后,我再去看望闺蜜时,看到临床那位原本忧郁寡欢的病友正在家人搀扶下试着走路。走了几步后,她突然大声呼喊:“医生、医生,快来!”医生赶来后,她激动得语无伦次:“医生,我的右腿感觉到疼了,真的,有疼的感觉了。”后来,闺蜜康复出院回家疗养,那位病友的病情也有了好转,更令人欣慰的是不用截肢了。那位病友逢人便说:“感谢疼痛带给我新生……”

我又想起单位院里那棵粗壮的老柳树,遭遇了一场罕见大雪,树枝被压断,整个树冠都被雪砸塌了,颓败地躺在地上。因影响道路通行,园林工作人员把柳树的枝杈全锯掉了,只剩下光秃秃的树干。我想,要是柳树能表达情感,当时一定会哭诉那钻心般的疼痛吧。然而,春暖花开之时,那棵光秃秃的柳树竟重新抽出了枝叶。柳树这份超强的生命力深深震撼了大家。

可见,疼痛或许是幸福的开始。

其实你根本不用焦虑

□ 王丕立

前不久我读了一本书,是“故园风雨前”写的随笔集《幸得诸君慰平生》。全书笔调诙谐,如一支穿云箭射出,让人从一本正经的憋闷中吮吸到了清新的味道。尤其她在书的后面部分说出了这样一段话,让我一下子茅塞顿开,焦虑全无。

她说:“原先一直以为青春就指青春期,差矣差矣,青春说的是某人一生中能够识别、享受美好的时期。所以有人终生是青春,而另一些人终生都没有经历青春。”嗨,你瞧人家,说得多么道地。

我们学过一个成语叫做静水深流,如果你不解其意,从老子的“光而不耀,静水流深”中或许可见一斑。人生如水泉,拥有力量的从来不是外援,而是其内在,只有水足够深,才有力量搅起滔天

巨浪。生命的深泉涌动也是需要能量支撑的,而能量的来源全靠自己修炼。

有人焦虑地嚷道:“别人一出生就含着金钥匙,而我一出生便是家徒四壁。”也许因为含着金钥匙,生活中就会有许多的诱惑和羁绊,而一无所有正可以心无挂碍地一往无前野蛮生长。如果我们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都用来充实自己,那我们内心的能量值就会悄无声息一路飙升。而这样的你,早已超越自然年轮,风华常存,青春永驻。

内心丰盈的你像一棵树,一半在尘土里安详,一半在风里飞扬,你活出了自己的姿态,这种姿态的名字就叫青春。这个时候的你浑身是劲,手头全是要做的事情,忙碌并快活的你早已将焦虑赶出了自己的情绪圈。